

萊布尼茨獎獲得者、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古代史教授哈特穆特·萊平：

# 尊重他人和其他文化， 是人文學術對社會的一項基本貢獻

本報記者 李純一

敘利亞之前沒有引起古典學者的注意，因為它看起來不那麼“古典”

文匯報：您在講座中提到，聶斯托利派非常強調他們的“羅馬人”身份。講座後有一個問題是關於怎樣辨識身份認同的：如果他們使用相同的語言，在同一處生活，就能說他們享有共同的身份認同嗎？我想知道，他們那時候是用什麼詞，來表達這種分別？因為那時候的人也確實面對和認識到這一衝突，但“認同”這個概念是一項現代發明。

哈特穆特·萊平：我想，使用某些現代概念來分析古代社會還是正當的，如果它們很好地建立在理論的基礎上。但您還是得回去讀那些史料(sources)，去看和它們或多或少相聯系的些什麼概念。雖然在古代語言里對於身份認同沒有一個抽象概念詞，但有很明顯地區分“我們”和“他們”。

不過，要注意的是，每個人都有不止一種身份認同。從來沒有一個單獨的身份。比如我們，不只是中國人或德國人，我們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認同，比如信仰、教育等等。而我們對古代的身份認同常會抱一種過於單向的視角——史料只能讓我們認識到古代世界的一小部分；我們因此對精英階層了解得比普通大眾多得多，因為寫作這些後來成為史料的人，通常都是受過教育的，能說會道。定義身份認同的危險就在於，他們看起來太過整齊劃一，太片面了，實際上在多數情況下身份認同都被簡化。

例如，古代敘利亞人會認為自己屬於一個村莊、一座城市、一個行省，或是羅馬帝國，或是波斯帝國，同時他們也認為自己屬於某個信仰、某個語言社區，等等。我想在現代的討論中，很有必要認識到，今天我們是不是把人簡化到只有一個身份認同了：只是美國人、只是英

“古代中國與歐洲地中海通過兩大族群聯系在一起——侵略成性的游牧民族，以及崇尚和平、講敘利亞語的聶斯托利派。”聶斯托利派後來來到中國，試着將自己的文本和思想翻譯成中文，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記錄了這些努力。3月17日，萊布尼茨獎獲得者、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古代史教授哈特穆特·萊平(Hartmut Leppin)在東北師範大學演講，主題是5世紀敘利亞聶斯托利派的身份認同。“我的研究興趣主要是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歷史，要理解這一段這一地區，就必須記住，除了希臘語和拉丁語，還有很多其他語言。因此我開始對敘利亞語感興趣。”

聽過萊平教授講話的人，都會惊呼“您應該去唱歌”。他平穩、厚重又明亮的嗓音穿越講堂，落在你頭頂，就像陽光穿過厚厚的雲層直落大地。年輕時的萊平確實一度很想當歌劇演員。因此，他也研究過羅馬帝國里的假想同行。講座期間，萊平教授接受了《文匯學人》的採訪，除了談及他如何受到敘利亞作家利巴尼烏斯的吸引而投身古代史研究之外，還分享了他對歷史分期、不同代際和國別的研究差異、為公眾寫作以及古典學新視角的看法。

國人，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

文匯報：敘利亞地處要沖，長久以來暴露在多文化和多種傳統之下。現在這個古老國家及其語言在古代晚期的研究中，有着怎樣的位置？相關文獻現在主要在什麼地方？

哈特穆特·萊平：長久以來，敘利亞這片地區並沒有引起古典學者的很多關注，因為它看起來不那麼“古典”——也就是你說的包含多種文化與宗教。而這也恰恰是今天人們對敘利亞越來越感興趣的原因：這是一片多元文化的區域，豐富而危險。手稿現在分散在各個地方，許多歐洲、敘利亞的圖書館和修道院都保存有副本，但現在還不清楚有多少留存下來，許多手稿很可能已經被毀。

文匯報：我注意到您也研

究羅馬帝國對宗教和文化多元的容許與限制。不知這一研究是否有現實動因——為了回應德國的現實，或者是希望使之同古典時代的處理方式聯系起來，探索更多的寬容和共存方案？

哈特穆特·萊平：有一些事必須為大家所知：從來不存在一個完全單質化的社會，歷史上任何時代都不曾有過。一個社會總是要和多元性打交道的。對我來說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要看看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多元性，看看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中間地帶。當代德國在憲法里寫入了一些核心價值觀，對每位居住在德國的人、不論是否德國人，都是強制性的，這些規定就是對其他生命及其權利的尊重。

還有一點，是必須要有一個中間地帶，讓人可以獨立于

自己的立場進行討論。在這方面，我認為亞里士多德在古代、在今天都具有非凡價值——因為他的邏輯論證的想法。如果你看看德國極端分子的某些言論，會發現許多毫無邏輯基礎，由此你可以和他們辯論，然後指出他們謬誤的地方，當然他們不會就這麼罷休。為了一個社會的凝聚，找到一個辦法，讓每個人都遵守邏輯辯論的一定準則，找到共有的、中立的論辯地帶，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方面，學校很重要。因為學校可以訓練你以某種方式辯論——能被其他人接受的方式，也應該傾聽別人。在德國，學校也是來自不同群體的人相遇的地方。許多現代社會里的人只和他們自己社會階層的人接觸。但如果是在公立學校(德國意義的公立學校，受政府資助，而非英國意義上的)，就是

不同的人能夠相遇、相聚，一起學習的地方。這是一項必須維系的重要傳統。

當然，還必須有一些強制措施。例如，在德國，就必須使用通用語——德語。雖然人們常會說穆斯林融入現代德國社會很難，但我的學生里就有很多學業上相當成功的穆斯林同學。一些剛來到德國的人，他們過去生活的社會可能建立在某些不允許討論的準則上。他們不必放棄自己的宗教，不必放棄自己的語言，但在某些地方，他們必須說德語，也必須尊重其他人的權利，以別人希望的方式來行為。

文匯報：您所接觸的敘利亞古代文獻里，有否提到過東方世界？



哈特穆特·萊平

C.H. BECK GESCHICHTE EUROPAS

Hartmut Leppin  
Das Erbe der Antike



哈特穆特·萊平在《古代的遺產》(C.H. Beck, 2010) 里想要着重說明的是，在西方古代史里，古代並不是歐洲，但總是被視為歐洲傳統；固然沒法脫離古代理解歐洲，但又不能把古代削足適履進歐洲的概念。